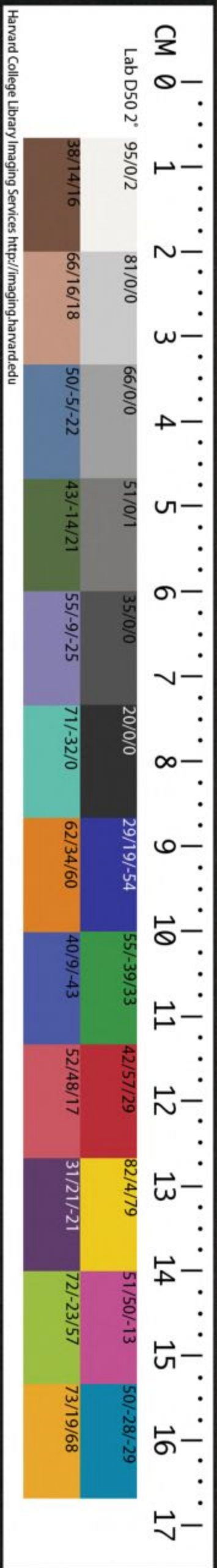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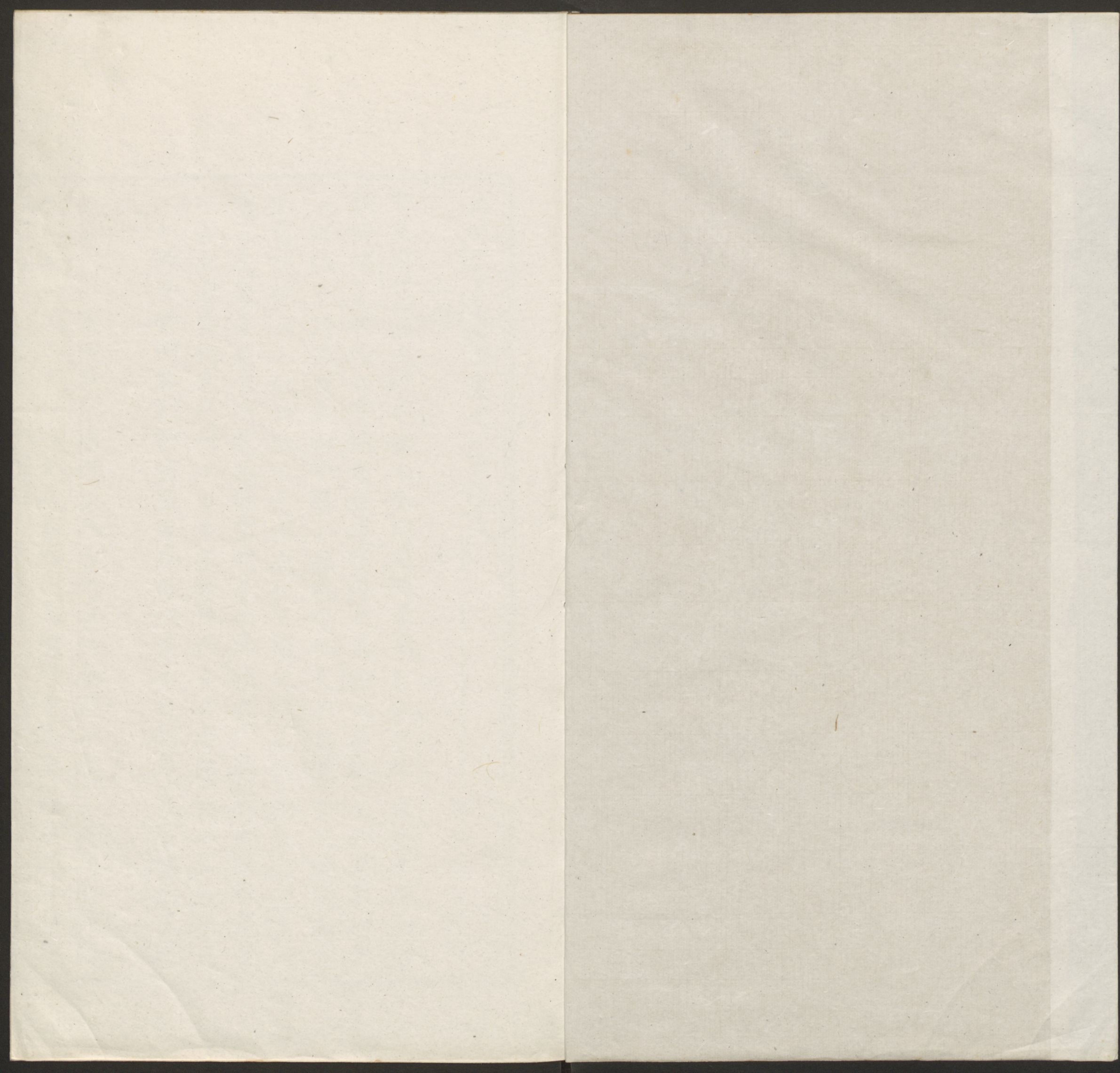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217

T 4664/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八

任端

宋英宗時知樞密院傅亮命上奏曰臣聞有朝臣中外臣係是奉班行
漸得堪充將領者實朝廷經遠禦備之志務也臣竊有短見庶得為
一惟陛下詳擇臣伏以小臣小職敢非壯夫所長使臣使意固亦其
家舊說故古人取於地之士信史記不載之材若使論其素行其
廉潔處家者有以道義欲聖朝未所降指揮只取科武職者察其
不善重者皆得免矣仍但去若不如奉狀者官降恩更不去如能正
入已誠甘當同罪別於擇益廣而可以盡人之材力也更有可取乞賜
施行

亮命之上奏曰臣聞有備無患古之善教今則不然其是也臣竊
之其臣向聞臣等所議奏者皆於是其意官定為備備者臣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八

任將

宋英宗時知諫院傅堯俞上奏曰。風聞有朝旨。令中外
漸擇堪充將領者。實朝廷經遠禦備之急務也。臣輒以
一。惟陛下詳擇臣伏以小廉小謹。或非壯夫所長。使
家舊說。故古人取跡弛之士。信史紀不羈之材。若使
廉。深慮豪勇者有所遺落。欲望將來所降指揮。只取
不甚重者。皆得充舉。仍但云若不如舉狀。甘當降黜。更
入已賊。甘當同罪。則拊擇益廣。而可以盡人之材力。或
施行。更有可取。乞賜

堯俞又上奏曰。臣聞有備無患。古之善經。今則不然。且
之耳。臣向聞涇原路數奏邊事。於是易置官吏。為備一
頌急。近日書奏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稍上。即不聞更有張皇點虜之心。顧不窺揣輕重。向石諫祚粹然長驅。又豈容遽為之備哉。況其姦詭未易可量。今朝廷之慮轉而在廊廷矣。臣竊料狂賊若不遽為寇者。亦將威燭邊吏。以逞其無厭之欲。其所以待之者。苟為未具。則又將徇其末矣。臣謂宜及其未懲。講備戎備。凡將吏之輕易老疾罷黜未更事者。一切換去。處賊至足以恃而無恐。有請得以拒而不疑。則庶幾其可矣。儻因循且已。他日又或倉黃猝遽。恐遺悔遂大。至於臨事易帥。兵家常忌。昨知渭州施昌言之罷。人不謂之非者。以為猶愈於必敗事耳。此豈獨昌言之過。固亦付稜之失宜。今慶州孫長卿頗知錢穀材非將帥。輕易寡識。西道共知。平居固已乖方。緩急豈能辦事。未敢畫一條其跡。伏望陛下置之他處。姑任其長。毋俾異時為邊防之誤。臣又聞董氈諒祚屢有解仇之約。賴天之力。姦好未成。傳聞相攻。莫審虛實。見利忘義。戎狄之常。

萬一翻然改圖。合從東向。則為患不測。惟陛下數謀於大臣。思所以間離之。而務為維御之術。則天下幸甚。

神宗熙寧元年。殿中侍御史裏行錢顛乞擇將久任狀曰。臣竊以朝廷之患。莫患於無將帥也。蓋承平日久。中外臣寮。唯能孜孜講及文法。不及於武備。豈所謂安不忘危之意也。而況北虜猶梗。西戎未寘。非朝廷無事之時也。陛下試環視中外。可為將者。誰耶。陝西河東河北三路九十餘州軍。見邊任有謀。略有果勇威望。可以壓服夷狄者。復何人哉。此宜為國者預謀而深慮也。臣聞祖宗之時。外多名將。皆委之久任。而責其成效。若李漢超之守關南。趙贊之守延安。皆十餘年倚若長城。著立功勳。無西北之患。者將帥得人。也。國家求將之心。雖切。選將之路。不廣。近臣雖曾奏。詔舉將領。奈何限以資品。武勇智略之在下位者。無由而進。雖有。牧之才。焉得而

用之。今之命帥則唯用侍從貴官。遣將則多以閹宦子弟。素不諳練兵術。一旦委之要地。授以重柄。前日橫山之謀。為國生事。蓋失於不久任也。臣願陛下詔二府大臣。兩制近侍。及中外文武監司知州已上。各舉堪克將領者二人。不以官職高下。果敢有武勇者為一等。沈厚有方略者為一等。籍其名而用之。分布三略。法祖宗之久任責其成效。有功則不次遷擢。厚加賞賚。激將帥之心。沮蠻夷之氣。天下久安之策。不過此也。朝廷裁擇施行。

哲宗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論祖宗不任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狀曰。臣昨者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訪聞有旨除劉昌祚知渭州。臣竊聞劉昌祚嘗以小功先朝用之。管軍知延州。中外不以為允。先朝升還。召入宿衛。物議稍以慰愜。今者渭州之命。群議復駭。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武人

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唯所指揮。國家承平百有二十餘年。內外無事。以其制。御遣臣得其道也。臣常伏念禦邊禦戎。深得上策。所以為後世者。久而不可以改。此其一也。唐先天開元中。薛訥。郭元振。張嘉正。王晙。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自節度入相。李林甫。疾儒臣以邊勞至大任。欲杜其漸。以固己權。說明皇曰。以陛下雄才。國家富強。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長鞍馬。矢石間。陛下用之。必盡死力。明皇然之。以安思順代李林甫領節度。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為大將。林甫利其夷虜無入相之資。故安祿山得兼三道勁兵。卒稱兵。蕩覆天下。唐室遂微。臣切謂祖宗之法。不任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非淺見者所能測之。如昌祚人材未為難得。誠使卓然過人。可以付屬。而祖宗之法。由此廢矣。伏願選內外文臣。從官可以守邊者。使之帥守。則祖宗之法常

存而不廢。不幸後世有引此時為法。使武人帥邊而不虞之禍如前世之甚者。豈可不預防其漸乎。

右諫議大夫孫覺乞熙河邊將如折氏世守狀曰。臣竊聞熙河困陝西以及天下樂十五餘年矣。臣聞其歲費數百萬。略以十年計之。為四千萬。以朝廷本為熙河舉西師。不能斷羗人之臂。徑可以復靈夏而包賀蘭。前日大舉西師。不得羗人一級。而坐費數百萬於黠羗。兵馬馱棄死者不可勝數。器仗弃捐如山。邊人至今為國寒心。自朝廷開熙河以來。負罪官吏無賴。游客冒名入仕。與擁高資為富人者。不知其幾百家矣。吮啜生靈之膏血。以厭餒無賴之人。何數。臣愚習聞祖宗時。河西折氏置之最為得策。今天下一百三十餘年。而折氏祖父子孫相繼皆忠順。勤勇為國捍守。此實措置得其道也。今熙河之地。使帥守得人。為朝廷無窮之計。蕃將之中如折氏者得一人。或兩

人。漸為措置。三五年後。擇其可付屬者付之。計朝廷不愛官爵以寵之。但為我守。能捍外寇。則世世如折氏可也。其他經營久遠之策。密院臣寮必有能為朝廷謀者。

一年。孫覺為給事中。又論帥臣當使便宜行事狀曰。臣竊聞陝西諸帥臣皆朝廷夙所選擇。及被遣稍有警急。事事聞於朝廷。從來倉猝。又須應副。臣恐委任帥臣之道為未盡也。臣以為諸路帥臣之中。唯陝西五路朝廷之所留意。萬一有警。帥臣自有所處。則朝廷無事矣。今御帥臣之法太急。不敢以便宜行事。故帥臣凡邊事。未以大小悉聞於朝廷。臣謂宜稍略其法。使帥臣便宜於邊境之間。然後責以邊事。事之小者不以聞於朝廷。稍習用祖宗禦邊之道。則帥臣悉心朝廷無事矣。

貼黃。臣聞定州韓忠彥時有請於朝廷。不敢以邊事為任。帥臣之

中不任責。朝廷又不責之。如此。則帥臣虛設矣。

五年。中書舍人王若叟論。不可以走馬一言。輕易元帥。狀曰。臣伏觀初六日除。目延安趙高。太原滕元發。皆進職。臣當行制。忽得指揮收選。臣不知所以。固已疑之。今日乃以穎昌范純仁。易元發。切聞用本路走馬奏章。遂有此除。臣謂朝廷進退大帥。固當重議。不可輕用一人之言而行之。或其言出於愛憎喜怒之私意。而欺罔公議。豈不損主上之明。誤國家之事。果若可疑。自當令本路監司公共體量。信如其言行之未晚。况聞元發在河東頗有顯效。為士大夫所稱。按本路每歲入秋。即自近裏州發馬兵往戍河外。涉春乃還。坐耗芻糧於難得之地。不知幾萬計。前此帥臣度知無事。未有敢不遣戍者。去秋元發獨能不遣。為國惜費。其利甚博。蓋其明見事機。以身任責。故為之不疑。衆論莫不嘉元發有大帥之略。臣計陛下必不知之。知之。且不遽

易也。今言者。蔽其所長。而不以告。摘其所以不足而暴之。則其愛憎之情。自己可見。夫有顯效。不錄。而言亟行。四方聞之。又誰為陛下盡心者。既以走馬一言。易元帥。元帥將人人畏憚。此曹有不自保之憂。此曹將人人侵侮。其帥有驕橫之勢。陛下不可不察也。此風浸長。非朝廷美事。昔季布為河東守。孝文帝常召至京師。留邸一月。而罷還。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矣。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孝文謝焉。臣願陛下思季布之言。察元發之事。勿蹈孝文之失。以為識者歎惜。臣愚忠。不勝惓惓。

貼黃。一元發不足惜。所惜者朝廷進退帥臣之事體爾。如臣言可。揀伏望。指揮少留告命。速召大臣。別加詳議。施行。陛下以方面屬人。毀譽之聽。不可不審。善惡之實。不可不考。若其人材畧足。

以當事雖小有疾。何苦害於卧理。如其無能。雖壯安用。

八年。御史中丞李之純上奏曰。臣伏以西戎未附。邊鄙用兵。守土之臣。不且屢易。蓋欲責其實效。必須假以歲月。况帥臣總握中權。指授規畫。日久而後士心信服。料敵折衝。立威制勝。日久而後虜心知畏。未有歲月淺。近。施設尚疏。而可立武事也。近者慶渭二帥召還移替。皆未成資。若以護邊有功。猶宜增秩。以久任。若以備敵亡狀。豈當免過而優遷。欲考績之限。非款服。

紹聖三年。陝西路轉運使張舜民請內外臣寮各舉堪任將帥狀曰。臣伏見近年以來。宿將凋零。今歲為甚。雖其詢人才固有精粗。是皆自莫考神宗識拔。切磨收養。出生入死之人也。使其分有脩短。何獨

至於今日。推類剝落之為甚也。臣雖愚昧。陰以為懼。臣竊觀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為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如必欲戰而取勝。則是兵家之下策。故有中朝而興歎。側席而為憂。在趙則強秦不敢加兵。在漢則鮮卑不敢南牧者。此豈皆戰之功。其聞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其聞望精神。有此服人。豈一朝一夕之事哉。必有素養。乃可至此。方今孽胡未殄。疆場屢騷。天怒未加。而爪牙先缺。此何理也。傳云。內無良將。外有敵國。此秦之君臣。猶以為憂。况以天下之大者乎。臣竊惟天之降才。地之生物。其杞幹栝栢。何時而乏。然自毫末以至凌雲。培之植之。以克梁柱。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唯其先幾有備之實。能免倉卒不及之患。臣今欲乞聖慈。詳酌指揮。內則侍從臺諫。管軍臣寮。外則帥臣監司。各舉所知。堪任帥者三兩人。不限出身。要在人才實有謀勇。然後朝廷面加審擇。其所降指揮。乞嚴立條式。以示

朝廷必用之。意非若常舉之汎汎。臣之瞽言。若蒙采聽。然其驗猶在十數年之後。

貼黃。臣今所言。若蒙朝廷采納。其所舉人已經選任。若路分都監已上。更不在奏舉之限。所貴人才在下者。皆得上達。近日蘭州種宜身亡。臣常默計其代者。兩日而無所得。竊惟廟堂遴選之際。亦已為難矣。當平時擇一邊州守臣。猶爾難得。况一旦應急任人。從而可知。臣所以出位進言。其在於此。

哲宗時。翰林學士范祖禹論曹誦劄子曰。臣伏見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權馬軍司事。供姚麟回日依舊。雖非正授。止是暫權。然於事理有二不可。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餘年無兵變也。自唐室衰季。以及五代。樞密

之權偏重。動為國患。由乎握禁旅。又得興發也。今副都承旨為樞密屬官。權任管軍。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為一。非祖宗制兵之意。其不可一也。自英宗以來。不用外戚管軍。蓋以管軍之臣。止有三人。而外戚素非將領。又無勲勞。止緣恩澤。遂為統帥。豈得將士心服哉。神宗時。曹佾雖為中書令封郡王。止奉朝請而已。今陛下初聽政。而開外戚管軍之漸。示人以私。非所以為後法。其不可二也。臣無言責。然備位侍從。國家事有未便。無所不當言。與其言之於大。不若言之於小。言之於著。不若言之於微。伏以先太皇太后九年之中。內外無毫髮之私。天下未嘗有間言。陛下總攬庶政。四海方屬耳目。臣之愚誠。不欲使有識之人指某事不善。曰。此先太皇太后時無之。今陛下有之。愚某事善。曰。此先太皇太后時有之。今陛下無之。所以奉養而不能已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改正。庶不違祖宗故事。

時御史中丞蘇轍論張頡不可用。疏曰：臣伏見朝廷以置梁陽軍為不便，議欲棄之者久矣。然自去年以來，欲棄而不得。群蠻猖獗南邊，至今為梗者何也？任非其人而棄之，無術故也。唐義問文倍吏耳，無他才略。昔被朝命直入群蠻之中，欲棄此城，既為蠻眾所圍，用胡田之計，詐欺群蠻，苟脫性命，既歸不敢以其實聞，凡有寇盜皆指揮遣城不得申報。朝廷不察其實而任之不替，則既一失之矣。及今夏以來，蠻寇大作，以至覆軍殺將。臣屢以為言，而朝廷屢任義問之意不衰。訪聞大臣但以臨敵不可易將為詞，終欲庇義問，不卹造人肝腦塗地之苦。及今已將半年，則既再失之矣。今者朝廷除張頡知荆南，頡自濼徙荆，誠不為超遷。然近降朝旨，令單馬赴任，外人始知朝廷欲以頡代義問。蓋義問之所以敗者，闇而自用，狼而失眾。今頡猜險闇復又甚於義問，而朝廷復加委任，則又三失之矣。臣竊悲湖北之

人。外遭群蠻騷擾，不安其居。內蒙用人三失，未知息有之所。是以不避煩瀆，冒進警言。昔元祐二年，朝廷除頡戶部侍郎，臣時為諫官。前後具頡罪惡八事，乞行罷免。時雖不從，然用頡未逾年，知其不可。卒黜之外任。及今未幾而遂付以邊事，邊事重害，又與戶部不同。蓋臨敵統眾，兵民性命所係，不可不慎。竊聞大臣謂頡本貫鼎州，意其習知蠻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長，未必生於其鄉，必善其事。臣但恐頡任情恣行，出於天性，若而不改，必致敗事。頡昔為桂州經略使，始因斬各小費，終以措置乖方，遂致宜州夷人背叛，賊殺本州兵官。頡尋遣費萬王奇二將繼往攻討，率皆陷沒。先帝震怒，差官取勘，遂落職奪官。降知均州。又元豐三年，除頡知熙州。是時臣僚上言：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頃在廣南，忿爭互論。州郡官吏為之不安。乞賜追寢新命，尋奉聖旨，命依舊知滄州。然則頡之不可付以邊事者

自先朝。非獨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音具頌八事。皆非虛言。並有案據。謹別具開錄。奏聞。乞令大臣。看詳。罷頌新命。或但無令預聞。違事別棟。諳練用兵之人。責之成效。

貼黃。張頌資任已深。除知荆南。不為過當。臣今所言。但以頌為性猜峻。所至不得衆情。不可令管邊事。

李為上論曰。臣聞牛羊欲其茁壯也。必其善牧。車馬欲其習服也。必其善御。矧軍旅之事。將帥之職。界之以師律。付之以疆場。內欲重吾國。外欲克吾敵。顧不慎哉。不可以三軍之元帥。姑且備其員。兩國之民命。聊且試其技。不攷其可。必為國禍。不求其良。必為民殃。故當築壇告廟之始。必觀是人。果足以稱此禮乎。至推轂授鉞之際。又觀是人。果足以勝吾任乎。昔在戰國之紛紛。不惟君可以擇臣。而臣亦可以擇君。當時英雄挾其長。游跡諸侯。能用我者。然後仕之。故欲求將

不可遽得。今天下為家四海。為畿甸。匪臣僕。英雄盡入於設中。多士咸在。衆技自獻。惟君王所擇。所謂能稱築壇告廟之禮。能勝推轂授鉞之任者。固亦有之。在所選而已。昔之論將者。其材有五。曰勇。曰智。曰仁。曰信。曰忠。將何以貴乎。勇。蓋直以養氣。威以克愛。剛以致其敢。義以致其必。蔑視敵國。而砥礪三軍。吾之所指。曷敢不從死。吾之所摩。曷敢不從移。非勇則不可犯矣。將何以貴乎。智。蓋使貪使愚。各求其所。須使勇使智。各効其長技。俾敵常為客。而不足。我常為主。而有餘。我常致人。而人必應。人不可致我。而我自如。為勝敗之政。如神人。默運制奇正之術。如環無端。非智不能也。將何以貴乎。仁。蓋以慈養其惠。以惠養其威。寬以御衆。衆罔不盡其心。悅以使民。民罔不盡其力。忘勞而供武服。犯難而圖戰。多欲與之。可赴深溪。必自我視之。如嬰兒。欲與之。可俱死。必自我視之。如愛子。則非仁何以

懷之仁則能愛人故也。人不可無信。而將之信為重。蓋方其蒞師也。國不自外理。國容於是乎不入。軍不從中御。軍容於是乎不入。國將軍之權專矣。如之何。交厭乎於上下。布至誠於遠邇。責乎信。信則不欺人。故也。事君皆以忠。而將之忠為大。蓋方其用師也。上不制於天。中不制於地。下不制於人。將軍之志自用矣。如之何。惟君是圖。而忘其身。惟國是憂。而忘其家。故責乎忠。忠則無二心。故也。夫有爵有侈。士心所屬。可安可危。君慮所隨。士心所屬。以賞刑之柄。繫焉。賞刑之所繫。成敗如轉掌。君慮所隨。愛憎之變。會焉。愛憎之所會。禍福如發機。惟信惟忠。乃為建立勛名之權輿。杜塞危疑之關鍵也。以是五材泛觀于朝。如持度以揆長短。如操量以較多寡。其分別差等。殆無遺形。大材如壘。小材如盃。以盃受壘。過則溢。以壘受盃。縛乎無容。故古之人論將。有妻子之將。有十人之將。有百人之將。有千人之將。

有十萬人之將。有百萬人之將。其材相去遠甚。然不離乎五者之間也。雖然。材必適其用。用必適其宜。執方而無權。守一而不變。雖用良材。覆為累德。故太公之論將。有十過。孫武之論將。有五危。觀其過之所生。究其危之所自。其初皆五材之良。其失皆五材之蔽。有材而不能。用。至於軍敗國辱。家殘身慘。吁可哀也。故為將之道。既有五材。以御三軍。欲攬英雄之心。則又當行之以三禮。斷之以三至。欲重廟堂之勝筭。則又當持之以五慎。審之以五權。達事宜則有九變。能通九變。則真敵于全。囚。泥法制則有九拘。毋執九拘。則立我於全勝。古之人論良將。有曰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像淵。可觀而不可玩。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留如立山。可瞻而不可動。有將如此。則築塹告廟之禮。推轂受鉞之任。為不愧矣。故初作二軍。欲謀元帥。惟郤縠閱禮樂而敦詩書。於是用於晉。秦伐阿鄆。而燕侵河上。惟穰苴文

附衆而武勝敵。於是用於齊。孫武十三篇之說。闔閭試之以婦人。卒以強兵。吳起十十六戰之功。魏武始於論兵器。卒以強魏。先軫以下親同職。爲間。韓信奮於亡虜。魏尚拔於囚徒。克國自舉。任之而不違。伏波未用。試之而不拒。謝安薦姪。而不沮其拔親。實憲請行。而曲聽其補過。所用者材也。材可用焉。不當牽左右。近習之好惡。不當徇士卒。觀人君用已如此。其重當如之。何圖報哉。谷永曰。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國有賢將。所恃如此。惟陛下注意焉。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必至天下危。然後注意將。則不亦晚乎。惟天下安。乃注意將之時。是謂治不忘亂。安不忘危。

李廌又上言曰。臣聞有君子將。有小人將。君子將。天下之將也。小人將。亡國之將也。古之賢將。原兵之意。可以爲仁術。察武之用。可以廣德心。故以殺止殺。非所以好殺。以戰去戰。非所以好戰。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孫子曰。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何古人終始以愛存心歟。故君子之將。能師古人之意。不以戰屈人。兵爲心。小人之將。違古人之意。以嗜殺人爲事。以不戰屈兵之爲心。以天下爲心者也。非天下之將乎。以嗜殺人爲事。亡國而不卹者也。非亡國之將乎。夫尉繚當。梁惠王之時。爲兵之說曰。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十之三。其次十之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能殺其十之三者。力加諸侯。能殺十之一者。令行士卒。信此說也。則興師二十萬。可自誅其千萬。興師十萬。可自誅其五萬矣。且夫將軍心也。士卒支指也。心誠則支指應。心危則支指

衛士樂附則將威。今毆無罪之人以犯難。悅以使之。猶恐不得其心。忍罪置罪。吾以快意於刑戮乎。誅其半。欲其半之用。命孰若全軍撫愛。皆使之親其上。死其長乎。殺半用半。雖勝何益。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糜爛其民而戰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嗚呼。慘酷至此。尉繚有以啓之歟。臣於是於古之君子善撫士卒而愛之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李牧。蜀之諸葛亮。唐之李靖乎。臣請言其用兵之意。夫李牧之居鴈門也。整軍市之租以養士力。推牛犒燕以養士心。謹烽燧。多間諜。以養嚴。入保示怯。佯伏。致人。以養氣。謀熟勇於全。皆願一戰。於是選車餘千。選騎餘萬。百金之士五萬。殺者十萬。一舉而滅襜褕。走單于。破東胡。降林明。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莫不怨毒矣。孰肯自獻其勇。以求一戰乎。諸葛亮之禦張郃。郃之衆號四十萬。而亮之衆不滿一軍。衆寡既不敵。而強弱又相遠。兩軍既

陣而離。兵適交。亮以用兵行師。大信為本。乃悉遣之。且曰。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則原其情而閔其勞。懷以仁而厲以義。可謂周矣。故去者感激願留。一戰。住者憤怒。人百其勇。殺郃走懿。以成其功。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聞聲而還矣。孰肯忘死。銜恩以決一戰乎。李靖之與太宗論兵也。太宗以嚴刑峻法使人畏我。不畏敵。為疑。靖以卒未附而罰不行。不可用為說。太宗以愛克。威威克愛。為問。靖以愛設於先。威設於後。為對。則君臣之心。何視卒如嬰兒乎。又曰。頃討突厥。總蕃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揚干。斬一莊賈。武衛公於艱難草創之初。剪刈兇渠。以掃撓槍。備延陀於關。丙伐突厥於定襄。蓋吐渾於西海。夷蕭銑於江陵。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危國亡師之不暇。况宣威信於異域乎。嗚呼。安得今日守邊之將。愛育士卒如此三子者乎。夫天子之兵。以仁為本。以義為御。天下之將。以慈為

主。以勇為快。卻視尉繚之說。非亡國之兵。小人之將。子。秦以殘忍虎狼之思。務殺伐屠戮。以強天下。又有殘忍虎狼之將。能殺伐屠戮。以快其意。蒙驪王剪之父子。世為秦人之民賊。攻城克敵。回己象矣。然未若白起之甚。夫白起之為將也。戰必勝。攻必取。誠莫可及。以書考之。九攻某國。拔之。伐某所取之。不言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者。置而勿論。論其直書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而計之。九殺敵國之兵。八十四萬人。然起戰卒死於敵者。又當幾十萬。總兩國供軍之民。其誅求哀歎。因以失業而死者。又當幾十萬矣。何晏曰。白起降趙卒而坑。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得志矣。又曰。我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要一日之功。而更堅諸侯之守。又曰。殺降之禍。大於劇戰。然則兵勝未幾。而被戮國強。未幾而為墟。良以此乎。臣於是乎求於古之君子。能制閭外而懷柔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前。吳。晉之。平。祐。唐之。郭元

振乎。臣請言其用兵之說。夫荀吳之伐鮮虞。而圍鼓也。鼓人欲叛其君而附已矣。曰。吾不可以欲城而市姦。所喪滋多。鼓人請降。而有食邑。吳曰。吾馬用邑以贖。怠不如完。舊食竭力。盡克鼓而還。不戮一人。賢哉。羊叔子之為荊州也。雖然。有平吳之心。開布大信。專修德義。縱俘釋虜。以示至仁。歸禽償穀。以示不擾。潘景來寇。追斬而厚葬之。美其死節。陸抗對壘。抗病而饋之藥。抗飲不疑。內則投良謀於張華。外則付成算於杜預。卒能平吳。賢哉。郭元振之鎮西域也。撫馭諸蕃。尊尚忠義。走吐蕃之衆。開涼州之圍。會兵百萬。以集潼川。分兵十道。以進青海。贊普屈膝而請和。突厥畏威而入貢。跪質勒而至于實。身吊婆葛而為之流涕。賢哉。嗚呼。安得今日守邊之將。綏撫敵國如此。三子者出乎。夫天子之兵。至信為主。至公為輔。天下之將。附衆以文威。敵以武。卻視白起之功。非亡國之兵。小人之將乎。夫為政至用兵。棘

矣。用兵至於殺人可哀矣。以可殺而以殺為事，乃嗜好也。嗜殺人者其心何如？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懼後世以象人為未足，有徇之以人者矣。故必推原其理而深罪之。奈何尉繚之法，使後世籍口以殘忍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其二策而已。何其流血之漂杵也。懼後世以漂杵則忍心於屠殄矣。故必推原其書而深誡之。奈何白起之爭誘後世快意於殺伐乎？陛下以仁政為重，孝治為先，則將之心術亦可戒矣。彼一夫向隅而泣，滿堂為之不樂。東海殺一孝婦，天降累年之旱，以罰之。惟人命為可重也。陛下念哉。

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上言曰：臣風聞外議，皆言朝廷以西北諸帥闕人，議欲益以武臣。紛紛累日，事雖未詳，臣為諫官，敢不先慮。萬一果如此行，今日雖未有害，異日便為禍階。此唐室方鎮之患所由起

也。唐自開元以前，諸邊帥多用儒將，緝綏懷附，內外帖然。及至李林甫作宰相，欲久其位，惡儒臣有勞入為輔弼，乃建議悉用蕃將。武人遂召祿山之亂。肅代以後，大盜略平，武夫悍將皆已有力。強藩巨鎮，以次分授，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重權在手，唇齒相依。跋扈自恣，遂不可制。終唐之世，以此亂亡。本朝太祖太宗時，四方未平，西北未服，乃用武臣分主要地。時勢所係，不得不然。及至太宗已後，遠邇悉用儒將。至於並邊小郡，始用武人。此祖宗深思遠慮，鑒唐室藩鎮之弊，以為子孫萬世之計也。今若因闕帥臣，遂用武人，自此已後，人人皆有作帥之望。苟其才不相上下，功不相先後，有得有不得，則內有怨心，外有慙色。悻悻不服，以朝廷輕已。及其臨事，豈肯用心。如其已得，則位尊權重，參然自大。有貪功名之心，則生事邀功，有黷貨財之心，則侵剝夷漢。跋扈驕蹇，不循法度。朝廷若不體問，則

養成其惡。為禍愈深。若便體問。則畏禍懼罪。必不順命。或有移徙非
其所欲。脅眾留已。以干朝廷。從之則損威。違之則生亂。彼此視效。結
黨相庇。伸縮進退。莫不掣肘。既習既久。人人以為當然。則方鎮之患
自此成矣。况朝廷闕帥。自可於省寺卿少郎官外路轉運使副。有才
望資序深者。權試其才。平時守邊。若無大事。萬一不任。亦止一時外
患。若用武臣。漸成方鎮之勢。則國家內患。非止一朝一夕之故也。或
謂朝廷盛強。雖用武臣。未必為患。前此間有武臣為帥矣。臣謂不然。且
前此雖有。乃卓然有才。非同輩所敢比者。是以人不僥倖。且規事建
議。必圖萬世之固。預防未然之禍。方李林甫建議。不用儒將。豈知後
世有方鎮之患耶。臣願陛下深思遠慮。鑒前代之事。遵祖宗之制。慎
所處置。以安萬世無窮之基。天下幸甚。

人無宗改政說書表前。陸建進講。李林甫則疏曰。臣聞帥間以

真才為重。以善謀為主。有才而無謀。不足以為真才矣。李允則之守
邊也。曾中之謀。愈出愈奇。懼虜人疑已。而揚言護徽祠。修城築也。引
水作石梁。聚舟為競渡。寓水戰也。撤樓夷阮。而植榆塞下。設險固也。
上元舊不然。燈特結山。張樂使民縱遊。陷虜將也。不救火災。密運器
甲以補所焚。安眾心也。此猶易能耳。未足以見允則之奇謀。虜遣間
諜刺我兵數。而能使諜者轉為我用。此一奇也。虜毆吾民將。以為質
驗。而我能反其鋒而用之。又一奇也。雲翼卒伍之逃。虜以不知所在
為辭。而允則指言某處。運智如神。又一奇也。天下多事之秋。使得任
閩外之寄者。善謀如此。可以寬顧憂矣。雖然。設謀易。用謀難。自信易。
為上所信難。李牧縱匈奴。數侵趙邊。而終不肯出戰。謀則善矣。然其
迹似乎養寇。陸抗與羊祜。邊境交和。謀亦善矣。然其迹似乎賣國。必
也。上之人寬洪大度。聽其所為。而無掣肘之患。則謀成而功立。不然。

信任不專。讒間入之。則所以撓其謀者多矣。臣是以深取李允則之善謀。而又三嘆真廟之善聽也。

欽宗靖康元年。中書舍人胡安國論四道置帥狀曰。臣准中書省兵房送到錄黃一道。臣僚上言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內。遭變則宜重外。乞分置四道帥。臣以都總管為名。付之一面。為衛王室禦狂虜之計。以臣愚見。自古及今。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昔東漢李年王室多故。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州牧。及馬未益郡。劉表出襄陽。袁紹得冀。曹操取兗。爭相割據。自此不復有王室矣。唐僖宗時。黃巢入寇。用高駢為都統。意令討賊。及巢入長安。詔駢舉兵。而駢恃甲兵財賦之強。終不奉詔。自太祖鑒觀前弊。削奪藩鎮之權。行至于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據以數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路。各統一面。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吏得辟置。兵得

誅賞。其事權太重。又非特州牧之比也。使此四人者。不皆盡忠君父。心在王室。倉卒之際。合從救援。則固善矣。假令萬一執衡跋扈。號召不至。如劉焉表操紹高駢之所為。又何以待之乎。五大在邊。古人所戒。以身使臂。於理乃宜。臣之愚計。欲乞只據見今二十三路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將。逐急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土室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伏望聖慈。更賜裁酌。特降聖旨施行。

右諫議大夫楊時上疏曰。臣比聞粘罕三月中自太原分兵入汾州界。至四月復還太原。往來二州之間。如在無人之境。所經縣鎮。焚劫屠戮。殆無孑遺。王師坐視不救。若非已事。至四月半。賊離汾州還太原。統制林良器等人方至汾州。入城十餘日。坐糜廩粟。無敢向敵。

者。姚古節制諸將擁重兵。躬自逗遛不進。宜諸將皆無肯用命也。臣嘗論姚古逗遛。以軍法從事。久未蒙施行。今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惟范瑋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稍進。諸將逗遛。古實為之也。奈何惜一姚古不誅之。別生異心。則禍起肘腋。非金人之比。不可不慮也。自金人殘滅契丹。人人知其必有南窺之意。郭藥師逆賊也。包藏禍心。亦人人知其必反。王安中見禍亂已形。覲幸脫歸。不復以告。蔡靖抗章論奏。而白時中。李邦彥。蔡攸。蔡懋等蔽蒙苟安。恬不加恤。浸成大患。今太原危急如此。朝廷當以前事為監。不可緩也。一失太原。則人事去矣。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悉力措畫。速正姚古逗遛之罪。誅之以肅軍政。邊東有武畧可任者代之。偏裨猶有不用命者。三以軍法從事。庶幾士氣

稍振。使敵人有所忌憚。若朝廷未欲遽誅大將。姑用唐故事。盡行削奪。使白衣從軍。以責後效。猶之可也。不尔。則秋冬之交。風勁草衰。強寇長駭而南。益無忌憚。悔無及矣。惟陛下留神而幸聽之。

御史中丞許翰上言曰。臣伏見宣制罷樞密宣撫使。神師道提舉中太乙宮。中外聞之。悵然失色。按師道名將。沉毅有餘。山西將士人人信服。臣以臺制不得身見師道。然素聞其賢如此。兵興以來。臣所詢訪數十百人。皆言師道雖已老疾。智慮不衰。而獨聞諸朝廷以為老無計策。不可復用。異於國人。臣考古進賢之法。在易之晉。其六三曰。衆允之志上行也。夫人各有私。合衆則公。故必衆允其賢也。而後可進。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而後察之者。人君之所聽察如此。可謂較且易矣。是以用無不當。後世不稽於衆。而欲恃一己之明。以周知人之所蘊。是以拔十得五。高曰比肩。謂其黜闇艱難。夫人之多也。陸

下欲求知人之術。則觀諸易象。而質諸孟子。其亦可矣。臣恐左右諸大夫之一旦論師道。不如國人素信之審也。昔秦始皇。无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乃自馳見王翦。謝之曰。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其後王翦卒。以持重破楚軍。略定荆地。漢宣帝老。趙充國。使問充國。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充國與急相拒。堅守不戰。羗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一闔死。可得耶。後終漢之世。無西戎之患者。充國之力也。前世自呂望以來。用將收功如此者。難一二數。至於趙用趙括。蜀用馬謖。宋用王玄謨。皆見其平日論兵。智略縱橫。使之當敵制變。卒皆折北不救。以古揆今。則師道之老而木訥。未嘗謂不可用也。今師道復統河朔之師。委制閭外之重。將吏素服。士卒素信。夷狄素畏。易以定功。此上策也。處之樞府。選將將兵。威名方略。可以折衝。此次策也。今無故解其

兵權。委之道館。使士氣消沮。民心疑惑。臣竊懼之。金城此行存亡所繫。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失此機會。則非特方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臣恐西戎南夷。共知中國大弱。爭圖深入。為金賊之所為。則我困於奔命。必不支矣。廷臣間憤憤不曉。者固不足道。至於僅有識者。多能知之。然知之者。莫肯力言。言之者。莫肯跪奏。是何人也。人為身謀。畏執其咎。一有疏奏。形迹可接。不如容容成敗。不與鄙夫事君。自古而然。臣遭陛下休明之運。銜陛下知遇之恩。自頃至踵。已許國矣。又當言責。不敢不盡。切聞臺臣諫官。屢劾宇文虛中。朝廷重去虛中。而輕罷師道。此非特臣所不喻也。或謂師道足不良行。害於馳驅。朝謁奏事。此與國之安危。孰為重輕。若孫臏坐轎車中。為齊軍師。曰。千秋得小車。至漢殿。貧賢尚能。古有之矣。伏望聖慈。哀臣拳拳憂國之計。更與大臣參之。不憚改命。天下幸甚。

許翰又上言曰。臣聞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老馬識道。老鳥知風。此言物各有所習也。是以金革之事。必資宿將。臣累言。种師道知慮未衰。夷狄素畏。藉其威名。猶可折衝。今縱未能置之樞府。謂宜使之領制。置司。示不閑廢。俾得盡心。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也。臣既論其不可不用。故遂論將。不憚喋喋。上瀆聖聰者。誠以為兵待將而後勝。又謂方多故。時國之虎。臣未宜投閑。急而求之。非所以明朝廷也。今虜行已遠。遣議三鎮之使。尚未發軔。臣恐將帥牽制。使指曠日。持久。遂失事機。今日之勢。當如救火。不得少緩。緩則無及。望先明告將帥。使得間外便宜制勝。委任而責成功。此自古用將之法也。兵交使在其間。盟亦何害。且料兵威未振。虜情未驚。遣使禮請。未易下也。故今日之事。恃兵之力多。而恃使之謀少。乃可為矣。

翰又言曰。臣伏見艱難以來。用將不專。稟命朝廷。故使大帥節制。難一。機會屢失。虜勢益張。欲苟無事。而變更愈繁。欲姑休息。而息有無日。此忠憤憂國之志。所以中夜慨歎撫枕而興也。今既明示天下以弱。是以河東之兵。滌入而不忘。陝西之寇。內侮而方興。情勢至此。亦已棘矣。若不一大變前所為。恐不復可濟。為今計者。獨有起种師道聽以大計。朝廷但責成功而已。昔漢高帝取魏。但問大將騎將步將為誰。知非韓信等敵。遂決不疑。以是知用兵之法。要在論將。而議者以种師道姓古。有怨。故罷師道而用古。然臣竊觀漢高祖始用陳平護軍。諸將不服。更使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初拜大將。一軍皆驚。高祖不恤也。光武之時。賈復常欲手殺寇恂。光武躬解之。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朕分之。卒使二人結歡而去。今陛下欲正天下。則宜如高祖。欲和調將帥。則宜如光武。方乏材時。諸將臣至少。豈得使之一廢一植。至於勤王之師。雖已罷遣。今恐事棘。不克復

召。但使河朔賊破。則河東賊勢自絕。要之非一大勞。恐無休息之時。伏願陛下更與大臣反覆熟慮。早定大計。今日之事。已難於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也。而議者猶欲循前之姑息。前之得失。亦可鑑矣。

高宗紹興四年。王之道上奏曰。臣聞自古良將用兵。其謀定於數年之前。其功成於數年之後。與其始之所言。所為莫見少異者。故在國無屈力殫貨之患。在已有料敵制勝之名。若漢之趙充國。晉之羊祜。可謂得此道矣。充國之制先零也。專以先計。後戰為事。今年上書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明年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後乃以屯田金城。益積蓄者大費。而遂破先零。羊祜之討孫皓也。專以開布大信為事。今年有略。吳二兒為俘者。遣而歸之。明年有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封而與

之。其後吳遂罷守石城。故祜得以分其戍。平壘田八百餘頃。而遂禽孫皓。不知今日之所用以待敵者。果出何策。其所委以制敵人之命者。果屬何人。惟陛下日夜焦勞。不忘嘗膽。以刑二帝北狩之耻。固當有萬全之至計。然以臣觀諸將之所施設。未見其髣髴也。為今之策。莫若擇三大將。實之三路。東屯揚楚。中屯廬壽。西屯襄漢。俾其勢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一切取法趙充國之制。先零。羊祜之討孫皓。屯田境上。務在先計。後戰。開布大信。期於一舉而空朔庭。然後為勝。傳曰。陰陽不和。拔士為相。疆場不寧。拔卒為將。臣前所謂擇三大將。實之三路者。要不可以文武資格為限。其詔中外侍從將帥之臣。有才略絕倫者。各舉二人。以聞。召赴都堂。命二三大臣窮之。詭道以觀其謀。試之危事。以觀其勇。然後陛下親擇而用之。曰。誰為我守揚楚。誰為我守廬壽。誰為我守襄

漢如漢高之用韓信。晉武之用馬隆。授以方略。令其自効。如是。將見人人輸忠奮力。為國家用。陛下垂拱仰成。而中興之功。可日月以冀矣。

詔與問。張浚議。堅忍立事曰。臣嘗觀漢祖。因思歸之兵。與項籍力戰。滎陽成。臯間。大小七十餘戰。身困兵潰者數矣。然則良平之計。謀曹不預其敗乎。是不然也。夫高祖東嚮以爭天下。良實啓之。平多奇畫。高祖數賴之。以免。至於不幸而用兵。未利則亦上下同心。姑為善後之圖耳。何至紛紛然自為離間乎。此其所以能終有天下也。燕退樂毅。秦用孟明。可以為鑑。而況不為樂毅孟明者耶。

浚又上言曰。論者謂人主之御將。當結之以恩。待之以禮。此固是也。然臣竊以為服將帥之心。莫若一循理道。而加以至誠。則何事不濟。若一有不歸於正。彼雖遜順伏從。而其心已窺測懷望矣。唐自肅宗

之後。藩鎮跋扈。終於亡。豈非有以啓其心者乎。

張浚又上言曰。甚矣明皇之於祿山。愛寵而親信之也。雖妃子之貴。為之執爵以飲之。豈非欲得其誠心。而託其捍禦疆場耶。然其終也不能免其不叛。至使六龍蒙塵。四海肇亂。其故何哉。御之不以心也。嗚呼。人主以一身而臨億兆衆庶之上。所恃以承祖宗之業。建百世之基者。惟道理所在耳。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儻惟此之行。如圭玉之純。略無瑕汚。如日月之明。曾無掩蔽。王道不難成也。六今日之為將帥者。忠義之質。出於天性。蓋天實生之。以佐陛下中興。且久與書生從處。於古是非得失之計。亦耳聞而心熟之。臣願陛下待之以正禮。過之以直道。不復少有間隙。俾之或得而窺伺。則君臣事福壽長壽。窮。豈不為千載之盛乎。

浚又上言曰。臣契勘韓世忠。每以恢復自任。慷慨負氣。不許同輩之

出其右。今諸帥列屯並進。實自世忠發之。欲望陛下因召問之。降而加撫勞。以駐軍承楚始自世忠。淮東鹽利之贍給諸軍者。歲不下千萬。向非世忠力爲此行。則諸帥因循玩日。安肯渡江。自來凡遇虜軍。率多望風而遁。惟世忠力破精銳。以少擊衆。異時中興之功。當責望世忠。臣每與之欵言。世忠亦深以此自負。故願陛下委曲及之。干冒天威。不勝惶懼之至。

浚又上言曰。臣嘗謂撫重兵被隆委者。其過失常聞於天下。而事不任責。言可惑衆者。未有不獲美名。此何故耶。人情惡人之在已上而患已之不能有所成立。凡有血氣者皆然也。是以紛紛之論莫可究正。豈獨將帥哉。然則人主何從而辨之。要當學古之道。酌今之情。苟於吾心未見有所見之實。勿輕以畀付也。知之而後用之。用之而勿疑。天下之事可不勞而定矣。

浚又上言曰。臣輒具危懇。上瀆聖聰。區區至情。仰祈睿照。再念事干大計。利害非輕。臣而言之。惟恐違拂朝廷之意。微臣孤遠之蹤。無所逃責。臣而不言。終致上誤國家。非臣損身以事陛下之意也。臣近奉聖旨。差王似克宣撫。屢置副使。臣伏思聖意高遠。所以爲天下之計者。至厚。慮臣一有大馬之疾。或誤使令。遠方無副。將士失歸。此蓋甚善計也。然臣熟知王似平生最詳。鎮重寬厚。於民不擾。似之所長。於駕御將帥。裁處機事。不爲身謀。以圖事功。緩急之間。恐未可仗。若臣蒙陛下聖恩。得請而去。事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其一也。臣又伏思陛下之意。欲委似招徠未附之人。臣竊惟天下之患。獨在舍虜。虜未退。聽難將不已。何暇撫叛。又况似任環慶日。嘗爲制置使。行微路。皆不奉從。如張中孚之徒。昔有深隙。今又安能懷之。使來乎。此其二也。臣被命川陝外。而劉子羽吳玠之徒。蹈萬死一生之地。與虜爲讎。內

而張深程唐日夜謀議。此輩皆以侍從高選。嘗立破虜之功。其意各望陛下天日照。知寔加任用。今事將就緒。一旦以無功侍從驟廢。副任。人情謂何。此其三也。臣去歲差似知興元府。兼節制吳玠王彥。彥與玠各有論列。遂復以劉子羽代之。今似為副使。必不安職。此其四也。臣最卑微。獨荷陛下知遇。屢經大謗。悉荷保全。凡所委任。莫非親付。今似未嘗得對天日之表。有此除擢。恐自此臣之過。失日聞于陛下之前矣。此其五也。臣之區區。肝膽畢露于此。伏乞陛下念臣嘗有微績。曲賜保全。俾之退歸。遂養疾。臣之未死。尚當圖後日之報。臣無任祈懇之至。

貼黃。契勘臣所陳事理。上干國家。臣非不知含糊苟且自為身謀。特慮劉子羽張深程唐吳玠王彥之徒。必自引去。而似之才能庸常。終至敗事。臣雖萬死。無以塞責。兼事之利害。又有至切者。

伏見蜀之士大夫。及流寓侍從官以下。貼書至臣。及朝廷執事。皆以自守安靜為言。彼非為陛下國家計。乃自為家屬及一身計者也。曾不知將士所以捨偽從正。數至十五餘萬。彼於臣何有哉。特以上念祖宗恩德之厚。次戴陛下養育之仁。各欲奮力以未平定。今若按兵自固。能保其不離散而為亂乎。此特其一耳。又况虜為不道。必欲傾搖我社稷。翦除我民人。而我乃委靡自困。終必為虜所滅。為此說者。蓋不思之甚也。臣每與劉子羽吳玠王彥等日夜治兵。儲糧食。備器械。其一蓋欲張大聲勢。使虜知我必與為敵。不敢萌意而動。其二亦欲激勵將士。講明戰陣。為陛下興大利。除大害。奉迎車駕。以福中原。而或者臣臣獨為身謀。遂起怨謗。相為朋黨。夫使臣獲在。臣去就利害甚。契而國家之計。恐有未便。伏望陛下謀之於心。斷之於已。以惠天下。

臣之此言。天日鬼神實所照知。伏望陛下留臣章疏于中。忘大
臣不安其職。求為進退。益煩聖慮。臣無任懇切之至。

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李綱上言曰。臣伏觀陛下駕馭將帥。恩禮兼隆。
至有不遠千里。召赴行闕者。燕射錫與優渥。此誠足以得其心而用
其力也。將帥荷眷遇之厚。爭先望天光而聆玉音。竭塵造朝。惟恐居
後。此亦臣子之至情。然臣聞古之善為將帥者。非有大事。不去屯旂。
文帝欲勞棘門。灞上細柳之軍。則親臨之。凡以三軍之命。係於主帥。
機事之來。間不容髮。使帥不在軍。敵人窺而知之。卒有警急。何以應
敵。今將帥既輕千里而入覲。又有進對燕鶩之留連。邊境有虞。誠不
可不慮。伏望聖慈。留神深念。自今非有大謀議。不必遠召將帥。如有
燕賜之恩。遣近臣即其軍中可也。庶幾將帥得以畢精盡慮。為陛下
效。臣等懼以圖恢復。將來武功告成。中國又安之後。念功賞勞。出之

曲賜。朝夕進見。體貌有加。鍾鼓不作。則遣使以訪之。惟陛下所幸焉。
愚慮所及。冒昧以聞。死有餘罪。惟陛下察。

知洪州趙元鎮上奏曰。臣契勘襄陽府在江淮上流。當川陝襟喉之
地。自三國用武之際。未嘗不先留意於此。晉武帝平吳。羊祜杜預亦
由此以成大功。昨以李橫為襄陽府路鎮撫使。蓋因其衆據此要害。
增重荆襄之勢。誠為得策。緣朝廷方遣使和議。已曾戒飭邊臣不得
用兵。今據探報李橫牛臯約起兵往東京。以來收復州縣。又聞偽齊
亦會合金人。及遣李成領衆西去。切慮緣此紛擾不定。遂有并吞之
意。是時豈李橫烏合之衆所能備禦。不能備禦。則襄陽決至失守。襄
陽不守。則川陝路絕。荆湖震動。自江以南。皆順流可至之地。其利害
有不可勝言者。近有人自襄陽來。臣因詢訪橫用兵之狀。云。止是軍
中朝乏。兼冬寒在近。欲摩畫些少冬衣。然則橫之出兵。固非得已。臣

竊思朝廷既以襄陽為上流要害之地。以橫忠義曾有勞勩。遂付以一路鎮撫之權。不可使窘急如此。以至引惹。重生邊患。臣愚欲望陛下特詔有司。時有以資給之。使橫衣糧足備。不假他圖。即嚴降詔旨。丁寧約束。責其謹守疆場。繕脩城壘。休兵牧馬。養銳待敵。為持久之計。自非敵人侵犯。及奉朝廷旨揮。不得輒因小利出兵生事。臣以不才。誤蒙委寄。而上沈利害。實有相關者。今茲所陳。亦臣之職。併乞聖聰加察。

吏部侍郎洪遵薦劉記狀曰。臣在紹興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勅節文。令侍從各歲薦智謀深遠。鎮靜嚴明。兼通儒學。可充將帥者。武藝超絕。驍勇猛鷲。爭先敢死。可率士衆大小使臣以上貳員。臣伏見閤門宣贊舍人克荆湖北路兵馬副都監兼荆南駐劄御前効用統領劉記。西州將種克副家聲。勇鷲能謀。濟以儒雅。使當一隊。必有可觀。

處之偏裨。未究其用。欲望聖慈。特賜陞擢。

遵為中書舍人。又薦李寶狀曰。臣等伏見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兩浙西路兵馬副都監李寶。尺籍奮身。屢書功最。雙刀賈勇。冠出輩流。仁足以撫摩師徒。嚴足以訓齊紀律。置之散地。實為非宜。欲望聖慈。特賜陞擢。

遵又薦劉澤奏狀曰。臣竊見武功大夫侍衛馬軍司後軍統制劉澤。昨從劉錡在順昌。立功最多。馭衆有恩。治軍有律。公忠廉直。無毫釐取於下。繼在太平州屯駐。緣都統制王進忌其能。遂罷兵職。離軍之日。部曲不忍其貧。欲飲衆供億。澤諷不肯受。獨與其子徒去。遣朝。徑赴吏部注擬。會侍衛馬軍辟為統制。其治軍馭衆。與在順昌太平等。不置回易。以別下哀利。所部窘乏。割已俸賙之。為之下者。感悅誓死樂為之用。中外士大夫皆知其賢。不獨俾倖於武。天之間而已。臣於

今年五月內。嘗與給事中周麟之等列銜保薦。乞賜擢用。續於六月間。面奉聖訓。欲遣往江州將屯。未蒙施行。間。今來又准前項詔旨。臣與劉澤素不相識。而聞其為將著績。章章可考。高可以為萬夫之長。下可以當一隊之用。於上二者擇一處之。方太平無事。固不失為安邊良將。一有緩急。決可倚仗。伏望睿慈。特加旌擢。以示明詔。求人。不為虛設。則英傑之士。為時而出。將不可勝用。實為今日急務。

今年五月... 間而奉... 興則... 下可以... 邊... 為... 則... 失... 傑... 之... 士... 為... 時... 而... 出... 將... 不... 可... 勝... 用... 實... 為... 本... 日... 急... 戰...

卷之...

